

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反思与教育批判

黄清穗 涂照权 王怡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DOI:10.32629/acair.v3i4.17928

[摘要] 人工智能(AI)技术,包括生成式设计、AI辅助工具和交互设计算法化,正在深刻地重塑设计领域的创作逻辑、价值取向与实践边界。本文从设计学的独特视角出发,探讨AI设计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源于技术本身,更在于设计过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文关怀的挤压、设计师对技术伦理认知的不足,以及设计教育对AI代设计伦理回应的滞后。本文将深入剖析AI设计实践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如原创性消解、用户主体性弱化和设计公平性失衡。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批判性地审视当前设计教育在培养负责任的AI设计者方面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并最终结合设计学本身的学科特性,提出融合伦理维度的设计教育重构路径,旨在为AI时代的设计伦理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设计; 设计伦理; 设计师主体性; 设计教育; 生成式设计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Ethical Reflections and Educational Critiq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sign

Qingsui Huang Zhaoquan Tu Yi Wa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al Art,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including generative design, AI-assisted tools, and the algorithmiz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creative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boundaries of the design field.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design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thical issues inherent in AI-driven design. These issues stem not only from the technology itself but also from the compression of humanistic care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 design process, designer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the lag of design education in responding to ethics in the AI era of design.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dilemmas faced in AI design practice, such as the dissolution of originality, the weakening of user subjectivity, and the imbalance of design fairness. On this basis, we will critically examine the structural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current design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responsible AI designer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studies itself,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design educa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ethical dimens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sign ethics in the AI era.

[Key words] AI-driven design; design ethics; designer subjectivity; design education; generative design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正以多元形态深度介入设计领域,从视觉生成到建筑形态再到用户行为预测,重塑设计的创作逻辑与实践方式。设计师不再是唯一的创造者,而成为与算法共创的协调者。然而效率的提升带来了伦理震荡——设计的人文内核如何保持?设计目标究竟是追求形式与效率,还是服务于人类福祉?AI的介入模糊了设计师的主体性与伦理责任界限。^[1]作为培养未来设计者的关键阵地,设计教育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决定着AI设计的伦理走向。然而当下教育仍偏重技术训练,忽视伦理反思。AI时代的设计学亟需从伦理视角重建学科基础,培养兼具创造力与伦理自觉的设计人才。

1 设计主体、价值之困与法律伦理挑战

AI技术在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设计的传统伦理边界^[2]。本章将从设计学视角,具体剖析AI设计实践中具象的伦理困境。

1.1 设计主体的异化:从人文决策者到算法执行者

AI工具高效生成的特性正在重塑设计师的角色定位。这种高效也可能诱使设计师过度依赖工具,削弱其能动性 with 责任感。以视觉传达设计为例,生成式AI能够在短时间内依据关键词产出数十套符合商业审美的方案,使部分设计师简化创作流程,甚至沦为参数调试员,仅通过调整指令获取成果,从而丧失了对设

计主题进行深度解读和人文关怀的内生动力。设计师的创造力被限制在算法预设的框架内,工作重心从概念构思、用户研究、文化融入转向技术操作与结果筛选,使设计流于表面,失去了文化实践和人文创造的价值。同质化风险也随之增加,因为AI生成往往基于既有数据模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更深层的异化体现在算法逻辑对设计决策的隐性主导上。在交互设计中,AI通过用户数据训练形成最优路径,这种最优往往以商业指标为核心。例如电商APP的购买流程设计,算法可能将转化率凌驾于用户需求之上。商家为追求点击率和销量,常设计出诱导性界面,虽在商业上有效,却损害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设计师难以解读算法黑箱,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使设计从服务人转变为服务数据,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核心准则。更甚者,部分平台通过算法构建上瘾机制,以延长使用时长。这类设计操纵用户行为,损害精神自由,使人沉溺于算法推荐的碎片化信息和即时满足中,而失去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反省。这种主体异化不仅是设计师个体的危机,也是整个行业的挑战。

1.2 设计价值的失衡: 功能理性对人文关怀的挤压

设计学的价值体系历来包含功能实现与人文关怀两大重要维度。功能实现侧重于设计的实用性、效率和技术可行性,而人文关怀则关注设计的社会责任、伦理考量、情感体验和文化意义。然而,AI设计的技术逻辑却容易导致前者过度膨胀,从而挤压甚至忽视人文维度。AI在优化功能、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的强大能力,使得设计过程容易陷入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求。这种追求效率和数据最优解的倾向,使得设计成果在功能上虽然高效,但在伦理上却显得失温,无法满足特定群体的实际使用需求。这类设计往往基于平均用户的数据模型,而忽略了用户群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其本质是功能优先于人本的体现^[3]。

正是这种对功能理性的过度偏重,使得设计的人文关怀在包容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失衡。AI设计所依赖的训练数据如果存在群体代表性偏差,现在的数据就过度采集年轻用户、主流用户的样本,这就必然直接影响AI设计的结果,导致其产出对特殊群体产生排斥。这种数据偏见来源于AI从既有数据中识别模式的学习方式,如果原始数据本身就带有偏见或不完整,AI便会放大并固化这些偏见。例如,当AI辅助设计公共设施时,若数据中缺乏残障人士、性少数者、少数族裔、信仰少数派等非主流群体的行为特征,最终方案可能看似高效合理,却在无形中构建了隐形的障碍,从而导致这些群体在物理或社会层面的被排斥。设计的初衷本应是消除差异、促进包容,却可能因AI的功能最优逻辑及其训练数据的固有缺陷,反而强化了社会排斥,这正是人文关怀被技术效率挤压的显著例证。这种技术性排斥比传统的社会排斥更具隐蔽性和系统性,因为它往往以客观数据和高效优化的面目出现,使得问题更难被识别和纠正。因此,设计师在面对AI的建议时,必须保持高度的批判性思维,审视其背后是否存在潜在的偏见,并积极寻求多元化的数据来源和用户反馈,以确保设计的真正人文价值和包容性。

1.3 法律与道德风险: 原创性、隐私与算法责任

AI在设计中的渗透,引发原创性、知识产权、隐私保护及算法责任等多重风险。

首先,生成式AI带来原创性与著作权的模糊。AI作品多源于对现有数据的重组与再创造,其“原创性”依附于训练数据。作品著作权应归属谁——开发者、数据提供者、使用者,还是AI本身——目前尚无定论。这不仅带来法律风险,也削弱设计中个人风格与原创新精神的价值。设计师需重新确立自身角色,成为原创与伦理的守护者,对AI产出进行批判性筛选与再创造。

其次,数据隐私与算法透明度构成另一重风险。AI设计依赖大数据,常涉及用户行为、偏好及生物识别信息。若数据收集与使用缺乏保护机制,用户隐私便可能受到侵害,引发信任危机与法律纠纷。

最后,算法黑箱问题使责任难以界定。AI的决策逻辑往往不可解释,当设计结果造成问题时,难以追溯责任主体。责任链条模糊,损害公众信任,也阻碍AI技术的健康发展。设计师应具备法律意识与道德敏感性,推动算法可解释性建设,以确保设计的可控与可信。

2 设计教育的批判性审视

当前设计教育体系在应对AI带来的伦理挑战方面,暴露出明显的滞后性和结构性缺陷。这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深入到教学理念与评价体系的层面。

2.1 技术偏向与模块的边缘化

当前设计教育的课程设置呈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导向。这种导向使得教育重心过多地放在了AI工具的操作技巧和应用效率上,而非其背后的伦理影响和人文关怀。在视觉传达、环境设计等专业的AI相关课程中,大多聚焦于软件操作以及效率提升方面,而很少涉及AI设计的伦理边界、设计师的伦理责任等关键议题。这种过于强调技术手段的教学,使得学生在掌握了AI工具的使用方法后,却缺乏对其潜在风险和伦理困境的深刻认知。他们可能会将AI视为无害的魔术师,而没有意识到其可能带来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挑战。

即便部分院校在设计概论、设计史等课程中提及伦理内容,也多局限于传统设计伦理(如环保材料选择、文化符号尊重等),并没有针对AI特性构建起系统性的知识框架。传统设计伦理固然重要,但在AI时代,其范畴和内涵已大大扩展。对于生成式设计的版权规范、算法偏见在设计中的修正方法等具体问题也缺乏深入探讨,这就导致学生在面对AI伦理争议时,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导来应对。当学生使用AI生成图像时,可能并不清楚这些图像的原始数据来源是否合法,或者生成内容是否存在侵权风险。当他们设计基于AI算法的产品时,也可能对算法如何产生偏见、以及如何检测和修正这些偏见一无所知。这种知识体系的滞后性,使得设计教育无法为学生提供应对未来挑战所需的全面伦理素养。

2.2 成果导向与思辨的缺失

设计教学的评价体系往往以方案完整性、视觉冲击力为核心标准,这在无形中强化了对AI工具的技术崇拜。这种评价导向

使得学生更倾向于追求AI所能带来的即时、表面化的效果,而忽视设计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伦理考量。在课程作业与毕业设计中,采用AI生成的高完成度作品往往更容易获得高分,而对作品伦理维度的考核——如原创性验证、社会影响评估、用户安全考量等——却几乎处于空白。这种重成果轻过程的导向,极大地削弱了对学生伦理思辨能力的训练。这种评价机制导致学生在追求视觉吸引力和形式创新的同时,常常忽视设计中最基本的安全性、公平性或社会责任原则。这不仅是设计技能上的潜在缺陷,更是伦理意识上的缺失。设计教育本应培养会思考的设计师,使其能够批判性地审视技术、关怀用户、承担社会责任,但在AI时代却有可能培养出仅仅会操作的技术员,这与设计学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这种技术员思维模式,使得设计师仅仅作为技术工具的执行者,而非具有独立思考和伦理判断能力的创造者。这种深层次的结构缺陷,将对未来设计行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更加致命的是,缺乏真实的伦理困境分析和模拟演练使得学生难以在实践中培养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他们的伦理认知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

3 设计伦理重构与教育革新路径

面对AI时代设计的伦理挑战,设计学必须积极响应,从学科自身的核心价值出发,重构伦理原则,并对设计教育体系进行深度革新。

3.1 回归设计的核心价值

AI设计的伦理重构首先应确立四项核心原则:主体性、包容性、透明性与可控性。设计师应保持主导地位,将AI视为辅助工具而非决策者,对AI生成内容进行审慎评估并承担最终责任。AI设计的包容性要求训练数据覆盖多元群体,防止算法排斥弱势群体,并尊重文化差异与可持续发展。透明性要求算法与数据来源尽可能公开,增强信任;可控性强调设计师对AI过程的干预能力,防止技术失控。这些原则共同构成AI时代设计伦理的基石。

3.2 教育课程与教学革新

伦理教育应贯穿设计教学全过程,而非局限于单一课程。可设立必修课程《AI设计伦理与批判》,讲授经典设计伦理理论与AI伦理案例,并引入伦理评估矩阵以培养系统判断力。同时,应将伦理训练融入专业教学:要求学生提交AI生成作品的原创性报告,开展算法偏见修正与可持续设计项目。此外,应推广“伦

理驱动的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识别并应对伦理问题,如隐私保护或老年群体的技术排斥。通过案例研讨、伦理审查会议与黑客松等方式,使伦理成为设计实践的内在环节,而非附属内容。

3.3 设计师认知与实践的培养

教育应强化设计师的批判性技术观,使其理解AI优势同时警惕审美单一化与情感浅层化。通过案例比较训练学生在效率与人文价值间取得平衡。学校可建立设计伦理实践档案,记录学生处理伦理问题的过程,以促进反思与成长。当然与行业协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将伦理表现纳入设计资质与评优体系。行业可发布伦理指南、设立奖项,形成伦理导向的设计生态,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社会责任的AI时代设计师。

4 结语

AI技术对设计学的改造是不可逆的趋势,但其伦理走向并非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设计教育能否培养出兼具技术能力与伦理自觉的从业者。从设计学视角出发,重构AI设计伦理需要回归学科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通过课程体系革新、教学方法转型与行业协同,将伦理思辨融入设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这不仅意味着增加伦理课程,更重要的是在所有设计教学中融入伦理维度,使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伦理敏感性和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而最终目标是培养出不仅能创造出功能卓越、形式美观的设计,更能对社会负责、充满人文关怀的未来设计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度广西艺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反思与教育批判”(项目编号:YB202521)成果。

[参考文献]

- [1]王赓,徐迎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与设计创新[J].包装工程,2021,42(06):1-6+36.
- [2]陈凡,徐旭.后人类时代的技术情感及其伦理反思[J].系统科学学报,2020,28(01):1-5+11.
- [3]刘书琪,刘彩玲.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的影响与伦理反思[J].文化学刊,2025,(08):31-34.

作者简介:

黄清穗(1989--),男,广西河池人,艺术设计专业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数字化。